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三百九十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起甲申宋仁宗慶厯四年  
凡二十年  
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  
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  
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  
納之于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  
勞爾

發明

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

進講經筵久曠于茲有年昔漢光武受命中  
興東西誅戰不遑寧處而且投戈講義息馬論道  
孝明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  
義茲以西方小警久廢進講之規夫之甚矣蓋自  
即位之初書御經筵至是垂二十年僅克再見豈  
不深可惜哉故書復御  
既喜之而又譏之也

### 荆王元儼卒

元儼太宗第八子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悻  
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  
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  
況晦既有病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  
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  
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

保全豈忍送奠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奠事帝從之

發明

書曰荆王元儼卒者為天下得人之惜也

###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特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宗祏等奏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叅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熟經者不專于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克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

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廣義

分註載宗祏之論即三代取士之法備書于冊其美可知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乞爾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庫哩皆叛契丹降于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

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式令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育賢才則得人以資國家之用崇先哲則褒善以

為斯道之倡此皆治天下之善政而王者之盛心焉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

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宗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綱目特舉而備書之其予之之意有在矣

廣義

書曰帝謁孔子所以著仁宗尊師重道之美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党項契丹之藩服既書叛以正其罪于前復書伐以定其罪于後夏人納

叛不為無罪故書救者非善詞也所以惡其助逆之非耳美惡不嫌同詞其義自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追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  
其柁櫓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蓄漢所居乞  
畫中為界于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  
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  
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  
俯聞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回與范仲淹並  
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  
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  
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  
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  
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  
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  
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  
入謀諷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  
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發明

書元昊遣使來上表則其歸款之誠與前上書者異矣故恕其跋扈不恭之心而特書遣

使所以嘉其悔過而進之也雖然元昊之來上表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時方有事于契丹苟不求和于宗則南北受敵自取敗亡耳故上一札之書以結中朝之好殊不知為緩兵之計也使宗室君臣苟能知此併力伐之安有西顧之憂哉惜乎不足以語此

##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于民哉

發明 開寶寺塔乃太宗所建以藏舍利者其淫名  
無謂莫此為甚歷朝因之而不能毀深可惜  
也大抵天地之間一義氣之周流開寶寺塔乃非  
義之建非義之建天必厭之故一夕大火焚燒俱  
盡豈不快哉凡人不能毀  
而天毀之者此類是也

###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  
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  
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  
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  
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  
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于  
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  
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

作介為弼，撰廢立詔，革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于國治，而富范等劬于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廣義

文正功業不就，豈文正之不幸耶？仁宗之不幸也。使得遂其初志，則宗國不虛而契丹西

夏不足平矣

嗚乎惜哉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黜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缺失

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發明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旱蝗雖由于天其實則在乎人苟能敬天恤民

則旱不為災蝗不為厲反是則災異之害民必矣考之分註帝苦旱蝗憂及百姓默禱上帝願歸朕躬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心矣故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仁宗其近之

### 契丹初修國史○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人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屏藩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

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靄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廣義

封建重事也趙宗開國至此始封宗室不後乎孟子曰克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

克舜之知不偏愛物

急先務也鄭公有馬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扶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賄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發明

夷狄雖春秋所外者然能盡禮于中國則未嘗不進之如書荆人來聘之類是也契丹惡

夏納叛將欲伐之又恐名義不正遣人來告則其尊中國之心可見矣因其來告遣使報之宋得體焉綱目有中國夷狄交予之者此類是也

###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 許公呂夷簡卒

諡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特論少之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之事屈伸舒  
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  
倚不衰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  
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  
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  
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  
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至公而補過之善  
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  
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發明

夷簡輔相二紀得君專而行政久然其卒也  
何不具其官而獨存其爵蓋必有說焉自太

后臨朝天下無事固其功也及募萬勝之軍加契  
丹之幣雖偷目前之安大為後日之患况以私忿  
而譖廢郭后惡直言而黜逐正人則是乏休休有  
容之量而愧是職亦多矣故削其官此予而未盡



予之  
意也

###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  
儉博學洽聞文章贍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  
參知政事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

耶凡有求于朕每以行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  
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  
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  
止乃命中使賈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  
作色謂之曰豈非論陳執  
中耶朕已召之乃不敢言

廣義

分註載仁宗用陳執中之決  
則其拒諫不亦甚乎惡得賢

##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  
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  
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  
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勝  
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  
遣樞密副使蕭草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

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話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脫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呼敦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六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契丹可謂勇而無謀者也而元昊則能勇而能怯者焉噫二國桀黠于

當時有如此者仁宗雖欲高枕得乎

#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

并戒按察恣為苛刻  
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發明

國有朋黨非美名也揭而書之所以譏慶厯治亂邪正之雜揉耳君臣同心上下輯睦惡

在其有  
朋黨哉

##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于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輻員萬里

##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

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  
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  
朔改所錫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  
驛賀賚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  
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  
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  
至興靈而元昊帝  
其國中自若也

發明

宋以仁義為本而國勢恒病于不振何者以  
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遠以全盛之師

而不能制蕞爾之夏陵夷而至于宣靖建紹以後  
浸不足道也豈非積弱之勢有以致之耶昔孟子  
告齊宣王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是時元昊雖臣而稱帝自若所陷城邑不能復取而反贈以王爵賜以銀絹夫策甚矣觀元昊不欲臣宋之意契丹請為討賊之言豈不見譏于夷邦哉或者以元昊小醜不足與較烏乎義當為而不為則過于弱義不當為而為之則失于強元昊父事宋朝臣事契丹則有輕宋之心在義之所當伐而不可違者苟行姑息則是失國之體驕敵之情其如國法何哉此姑息元昊是非之斷也

### 知環州种世衡卒

環原間敏珠爾密藏康努卜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卧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

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  
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  
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  
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  
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  
籍為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  
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  
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時監  
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

之子也于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宸聞之以  
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行婚欲因是傾衛及仲  
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宸及張方  
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  
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  
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  
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  
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  
名之士拱宸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行由  
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紀  
綱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庶  
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  
知鄆州衍清介有大  
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發明

禮曰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其臣果忠  
耶雖有浮言而勿去其臣果佞耶雖有譽言



而必去斯得好惡之公也今杜衍等因羣吠紛紜同日罷職然三人素著忠直仁宗所目擊者而且信讒擯棄苟平日所不知者其能免於黜逐哉綱目不書杜衍等罷而書罷杜衍等其義可見耳吁廣義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廣義豈惟當時之罕及於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況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 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

正由城若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  
會戩罷而漚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漚不  
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漚及士廉下吏而罷水  
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  
慶州釋漚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  
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  
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  
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賢則指為朋黨欲  
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  
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為朋  
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  
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  
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  
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  
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  
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

洙未嘗不在兵間故于  
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發明

禮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  
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韓琦憤正人之悉去

救尹洙之直言諫之不行琦力請外仁宗無辨出  
知揚州則于敬大臣之心為益疎矣涇渭何由而  
別哉綱目具官而書罷  
所以明其不宜罷也

廣義

范仲淹富弼韓琦一時罷去則宋國可謂空  
虛矣烏得不起契丹西夏之侮哉所謂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  
之也奚足怪哉

##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  
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

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發明

科舉之法國之得實才者莫切于此士之期進用者亦莫切于此誠治世之良規保邦之

要法也自唐以詩賦取士雖亦求賢之圖未免浮譁之失宋去唐未遠因之不革猶未盡善惟范仲淹定以策論則庶幾有性理之學馬仲淹去國朝議罷之豈不深可嘆哉上書罷磨勘蔭子新法此書罷科舉新法皆惜之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營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

澤者並  
退奪之

發明

元孫之事當以臺諫之言為是而以宰相之言為非是時元昊反叛邊城未復正宜明君

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石元孫以總管敗没于賊不能死義罪逆當誅况臺諫論奏尤為明切仁宗乃惑賈昌朝之言從而赦之是使偷生之徒橫行于天下而誅亂討逆之法亦不必立矣故綱目于此書夏人歸石元孫以深貶之嗚乎失節之臣猶且赦之况下于失節者乎綱目不書赦免猶為中國諱之也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

出知  
陳州

廣義

既已罷黜諸賢則得象之才德果有出于諸賢之右者哉罷去宜矣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  
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按察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

弼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違介結契丹

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滋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心至酷而不恕也苟有中傷君子者則必投間抵隙務致傾陷而後已是時

夏竦深憾石介詞連富弼誣以謀通契丹之事嗚乎弼以赤心報國帝所深知安有潛結北敵如夏竦所云哉苟富弼欲反曷不于出使之時迨至今日而復懷疑貳耶此理甚明無可疑者信讒而罷非其罪矣故書罷而不去其官

丙戌六年春三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成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疾惡太過耳

丁亥  
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

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發明

人君所敬者天所寶者民不能敬天而災咎之來必矣不能保民而四海之叛必矣古之

善治天下者未始不以敬天勤民為心焉吳元年六月久旱我太祖皇帝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



而大雨羣臣請復膳曰亢陽為災實吾不德所致  
今雖得雨然苗稼損傷必多縱肉食莫能甘味得  
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謹于修己誠  
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大哉王言萬世之鑒仁宗  
因大旱詔求直言其于敬天勤民之心誠庶幾矣  
宰相所以燮理陰陽陰陽不和咎將誰執故書昌  
朝吳育免于下以明其可  
免者也臣故敢併及之

###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  
閔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  
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帝禱于西

# 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  
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 發明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雨也上書大旱詔求直  
言此書帝禱于太乙宮是日雨則仁宗勤民

之心益見矣是日雨者言天感應之速也是故人  
君不敬天則已苟或敬之而天必隨應捷如影響  
世豈可以常事忽天變乎  
直書于冊所以深美之也

#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  
宣毅軍為小校貝真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  
經及諸國讖書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  
爭信事之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

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興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絕城出保南閔入駭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閔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曰衆于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絕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乘緇以引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絕而出

廣義

觀綱目備載王則之事乃知去淫祠禁妖術實理國之要務也然以一小卒作亂尚干國

慮如此况其他乎有國者當知先務云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諡文定

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鉅圍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

彥博至貝鎬穿道通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  
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  
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  
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  
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  
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  
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發明上書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下書執王則  
檻送京師既見仁宗用人得其宜又見彥博  
任事得其當也據  
事直書義自見矣

## 夏元昊卒

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密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  
鄂特彭遂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

帝廟號景宗尊密藏氏為皇太后。李燾曰元昊初娶裕勒且女雅爾氏生寧令格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為寧令格納瑪依克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格憤殺元昊不死刺其鼻而去匿鄂特彭家為其所殺元昊因鼻創死王偁曰自德明疑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發明

元昊既嘗稱帝今而止斥其名者不予其僭也然宋亦冊為夏國主今卒而削之者元昊

叛逆之賊宋不能討而反冊之非其義矣故不以僭國例待之若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則亂賊何所懲戒哉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  
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  
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起召都知王  
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  
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  
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  
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  
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  
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  
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  
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  
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  
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

文固辭不對。宗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警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引用輕險之人。內為言官。外為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為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洽。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郊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



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  
諫官數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  
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缺  
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為  
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  
務副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發明

人君有求治之心則必有求治之事夫治天  
下之道無他其在乎行善政而已大戴禮曰

政善則民悅民悅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仁  
宗幸天章龍圖之閣以手詔問輔弼御史之臣皆  
給筆札令即坐對蓋欲聞時政之缺失則其求治  
之心切矣憂國之心勤矣宜乎有以享太平之治  
也故綱目特  
書以著其美

#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發明

冊諒祚子之乎曰非也是時元昊甫沒諒祚襁褓况母族專國民心皇皇此正恢復寧夏削平僭叛之時也夫何君臣優柔不斷坐失機會而為子孫終身之憂自是而後不過踵行故事耳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冊蓋譏之也

廣義

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于人國也哉于時即當興師問罪則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

事

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乃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發明

胡氏曰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于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

慎于微之意也。蓋天象之垂戒，實人為之所感。雲而震，乃理之常無雲而震，此理之變焉。夏竦姦邪，致傷和氣，免之誠是也。故以可免例書。雖然，仁宗因何郟之言，罷夏竦之職，庶幾有從善之心。曷亦反求諸身而已矣。惜乎仁宗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也。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六月明鎬卒。○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為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郟。郟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發明

張氏一貴妃耳何以書所以譏仁宗偏愛之失也是時河北京東同時大水仁宗未聞有

省己責躬之實却乃垂情嬖媵亟立貴妃謂之何哉蓋大水者陰沴婦人者陰類以氣感氣自然之理耳仁宗迷而不悟恐夫識者試觀之細目之首思過半矣

己丑 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

發明

仁宗頻年以來災異屢見上書河北京東大水此書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然則大水

者陰逆之氣日食者陽道之虧彗星者惡氣所積皆非善變也胡氏有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仁宗敬天勤民初無過舉意者宮闈偏寵而金草將興歟不五月而有儂智高之反兵連禍結災不妄作信哉是以人君當克謹天戒不敢縱逸也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業冢及麦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發明

嘗以易謙之象觀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謙之之道乃君子之德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於已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

廣義

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况乎以功受賞古今令典鄭公辭而不受其與錄官冒進者不啻天淵矣故記其時月而備書之者褒之也

## 帝幸後苑觀刈麥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發明

綱目于兩宋之篇有書觀燈者有書觀芝者皆譏詞也此觀刈麥譏之歟曰非也觀燈觀

芝皆無益之觀玩物喪志不恤國政如春秋書觀魚于棠之類皆譏也人君深居九重羅八珍而列九鼎稼穡之艱漠乎其未聞也是以瓊其宮而瑤其臺丘其糟而池其酒肆欲敗度可勝言哉仁宗之觀刈麥乃敦本之意耳非玩物喪志之比焉觀其宣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耳又豈聞基問康者所能彷彿耶故網目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逸欲而亡奢侈而敗也觀于煬帝後主可見矣雖以成王之賢而周

公尚有無逸之戒况其他乎今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勤而居逸者也網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不亦宜乎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 秋八月陳執中罷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

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于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廩膳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費邊

#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于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厯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

奉金函書以請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始言洞中飢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始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 罷武舉○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數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發明

復伐者已甚之辭獲諒祚之母以歸其惡惜矣伐人之國而虜其父母非至不仁者弗克

忍為是時契丹夏人遞相報伐殊無義戰書之于冊足以志强暴之相凌耳

庚寅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秋九月

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議定儀注于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

赦百官  
皆進秩

發明

明堂乃布政之宮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

國典攸存而大享天地于明堂此何禮也凡

祭祀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

廣義

仁宗明堂之舉其義得矣然以太祖太宗真宗配者果何見哉必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則庶乎無弊矣

冬十月夏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

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

蕭父括等使夏索克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克項權

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陰鎮及罷所建城

已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蘇州

十一月詔外戚母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克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定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置局于秘閣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高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鐃鐘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與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議者以為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仍

樂以昭功德名和氣當從其大者言之偶爾之疾亦屬感應毋乃瑣屑乎況古樂久失其傳義叟何所考據不過憑臆之詞好

為之傳

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鍾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遺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之論雞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發明

雅樂未易定惟能知音律之學者可定之宋世三定而迄無成功羣臣會議而卒無定論

謂之何哉一書

再書蓋惜之也

廣義

音律之學自古為難雖以胡安定司馬光范鎮諸賢尚不能精到况其他乎惟李通律呂

新書為考亭之所尚焉

辛卯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

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莊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導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哲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敵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發明

公主太宗之女仁宗之姑考之分注仁宗奉姑之心可謂至矣因主有疾親往視之因主

病目親為舐之則其篤于天倫之愛豈不切哉特書于冊蓋美之也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考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發明

仁宗踐祚閱三十年觀綱目之所書自災異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寵奢侈聚斂神仙

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詔外戚毋得任二府下書詔州郡勿獻瑞物等事皆所以予之也嗚乎使仁宗有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宗盛德之主惜哉

廣義

仁宗詔州郡勿復獻瑞其過于真宗遠矣特書于冊豈溢美哉

作隆儒殿○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

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  
藥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  
臣不以為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  
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發明

禮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  
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以舉樂用是而觀則宋之儲  
蓄亦歎矣救荒亦疎矣以致京東淮浙同時饑饉  
豈不深可惜哉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廣其儲蓄以  
為凶年之資勿作無益以耗有用之財則國富而  
民歸矣反是則民有饑色野有餓莩雖  
有臺池鳥獸人君豈得而獨樂之哉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  
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  
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  
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竒錦緣閹侍  
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  
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  
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  
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于彥博由妃嬪致  
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宰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  
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  
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  
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  
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  
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  
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  
能辨王侁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  
問則于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

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于聽言之  
美為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  
呼忘已以用人虚心而從諫  
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發明

臣謂王偁氏之論過矣何者人君謹其好惡  
察其是非勿以私意而廢羣議之公勿以邪

謀而妨衆情之正苟或臺諫是而宰相非則納臺  
諫而黜宰相苟或宰相是而臺諫非則納宰相而  
黜臺諫此是非之公論也人臣事君當面折廷爭  
宰相非是廷辱何害介以直言而貶黜彥博徇私  
而免官是可謂之慰彥博而行介言乎新序有曰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  
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克  
佐以貴妃之弟而授宣徽之職彥博以宰相之任  
而存阿附之容羣臣不能言介獨言之仁宗則當  
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克佐宣徽之職降彥博從

官之佐斯得好惡之至公賞罰之正理夫何克佐  
職任如故彥博僅克免官而唐介乃貶英州奚以  
見其志已用人虛心從諫之實乎觀綱目之所書  
則其義自見而王氏之說不攻自破矣此發明書  
法之意也

廣義

富弼有青州之功尚辭禮部侍郎克佐果何  
人斯而欲驟除宣徽耶蓋于時張貴妃寵冠  
後宮堯佐其伯父也仁宗除其官乃私也非公也  
宜乎子方之力爭焉然則貶子方而卒除堯佐者  
仁宗私勝公微也書曰官不及私  
明爵罔及惡德仁宗何足以知之

夏竦卒

賜諡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諡之美者極于文正  
竦何人乃得此諡判考功劉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

姦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  
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  
堯臣為樞密副使

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  
二州之兵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  
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具有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  
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  
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  
用之而淹已即世宣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發明

仲淹立心正大為政忠厚呂氏中論之詳矣故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然則綱目于夏竦

姦邪則削其官仲淹忠直則具其官此所以為筆削之權衡是非之明鑑也

廣義

文正佐宋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者也故綱目于其卒也備記時月于年之下不惟書其

官而又尊其爵者美之至也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

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州康端龔



封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  
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  
千人越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循而轉運  
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事聞  
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  
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旼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  
鈐轄兵  
赴之

### 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  
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  
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  
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  
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

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  
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  
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  
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  
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  
沔白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  
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  
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  
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  
加廣南  
安撫使

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  
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  
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  
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  
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  
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  
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  
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  
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  
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廣義**

或曰韓絳龐籍之言果有得失乎曰有曰何  
以言之曰如絳言則青不能立功如籍言則

青必能立功籍之見乃武后去監軍御史之識也  
非得而何絳之見即仁宗用宦者監軍之左計也  
非失而何大臣謀國而有得失  
如此人主奚可不慎其所與哉

#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閔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浸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閔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過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特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廣義

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于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

見哉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

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

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交趾兵因而啓亂何又禦之願罷助兵帝從之

發明

自皇祐元年書智高反至是閱四載如陷邕橫圍廣州陷昭州陷賓州志其攻畧如蹈無

人之境守臣戍將非死則逃周敢與敵於乎以烏合小醜橫行嶺南卒難勦捕宋之武備亦甚疎畧矣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余靖儒者也狄青武人也靖之見不逮于青遠矣青豈武人也哉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勦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狗

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鬥聽吾

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  
潰于崑崙閣殿直表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  
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  
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曙貽諸將股栗  
莫敢仰視

發明

師之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然則行師之道貴乎正紀律

而肅號令否則未免輿尸之凶也狄青部分諸將號令嚴明陳曙邀功無謀王師敗績苟不正法則軍令不肅人無鬥志于是按罪行誅一軍股栗攻戰圖存卒能成功雖然青固能執法蓋六朝廷委任之專耳所以任將不可不專行師不可不肅綱目不書殺而書斬蓋予青而罪曙也

癸巳  
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發明

人大曰火歷觀宋之宮觀非義之建者未始不為天之所毀如開寶寺塔玉清昭應宮會

靈觀皆毀于烈焰之中靡有孑遺是知人為不善天必厭之綱目特書于冊者一以見作非義者之無益一以見逆天道者之有微也然則人君豈可不修省以答天變乎合前後書法觀之然後可見綱目垂世立法之意深矣

○狄青夜度崙崑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

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崙崑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



將會食聞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宓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恣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發明觀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料者矣夜度崑崙出賊不意罪人斯得廣南悉平其峻功偉績為何如哉據事直書源予之也

廣義

分注載狄青之言以為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其心事明白雖儒者何以過之噫青雖起于行伍而能人之所不能此其功之所以立也雖然向非龐籍之贊襄必將受制于閩豎矣况望其能立功哉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之謂也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

賈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以孫抃為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絕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耶官

## 秋七月罷籍

籍長于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于治郡時

## 閏月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職私罪者

乃得  
為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詔開  
封府諸縣兩稅于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發明

真氏曰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修德之實事  
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

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上書詔定內侍  
員則其草槩之法嚴此書詔減畿內諸縣稅則其  
憂民之心切豈非修德愛民之  
實事乎一書再書深予之耳

甲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

# 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惟謹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 發明

觀此則仁宗溺愛之心益著矣張氏以美人進位貴妃已為過寵今卒而退冊為后失禮

甚焉當時宰臣附會無敢可否者獨孫沔力辭讀冊遂求罷政然亦不能辨正是非較諸羣臣則彼

善于此耳綱目書汚罷於冊后之下則其因是事而罷從可知矣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五伯之主尚曰無以妾為妻何中國之主而反以妃為后耶人謂宋朝家法過漢唐觀于此則所謂過者乃稱之過也豈真所謂過人之過者哉此綱目所以不書罷孫沔而書曰孫沔罷者以見罷由於沔而非出於上也

###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之碎

以田況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

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嬖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發明

春秋莊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

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取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矧堂堂中國天子不知修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

綱目特揭而書之  
所以深譏之耳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梁適免

適晚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  
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  
州鄭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祔其主于

太廟

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閤中  
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遂授館  
職



發明 烏乎宗人是舉可謂徇私滅公全恩棄禮者  
矣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張氏後宮之媵妾仁  
宗以溺愛之故生榮死哀追冊為后則亦已矣祔  
主太廟此何禮耶凡皇后之崩止書曰葬而不書  
祔主此特書者所以譏其溺愛不明違法悖禮之  
失也當時羣臣罔敢正名其失者則其阿諛苟容  
亦可見矣劉沆附會葬事得授平章可恥之  
甚觀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其義可見

乙未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  
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廣義 按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為先聖  
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

功于聖門  
也多矣

#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資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克等悉

得名還

廣義

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一言見用則衆陽並進而羣陰自消孔子所

謂一言興邦不其諒哉

##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咎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于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若此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廣義** 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特舉以為相可謂厭天下之心矣故特書曰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發明

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以張昇為御

史中丞則是宰相臺諫皆得其人矣綱目備書深予之也

## 秋八月契丹宗真死子洪基立

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

君不得專宜社稷之福耶自是欲  
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五世矣至是  
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訴仕義嘗殺誓  
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  
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  
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  
其孥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發明

不曰討伐而曰擊惡蹟武也自是蠻獠數入  
寇掠邊吏不能制矣擅開邊釁者果何益乎

綱目責義不貴

功其旨深哉

# 十二月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  
岬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  
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  
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于是詔諸  
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  
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解凍候人量水初至  
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  
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  
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河入  
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  
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 發明

唐憲元和十三年書浚龍首池綱目譏之甚  
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災異迭見未果修為

而役民之事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廣南盜發士卒暴露攻陷城邑民無寧居僅克逋誅未聞撫馭此正勞心焦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外邦臣服河北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況十僅一二者乎書修六塔河則慶厯之駕已稅于此矣易曰其亡其亡君子為仁宗惜之

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

### 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病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又與劉沆富弼謀赦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  
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  
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  
彦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劉沆  
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  
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  
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  
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  
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  
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  
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  
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  
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  
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中宮不  
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

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發明**

是時仁宗有疾人心皇皇謀變者衆苟非文富諸賢宿衛禁中盡心調護則帝位易矣豈

不甚可畏哉故綱目特表而出之蓋予之也

**廣義**

仁宗有疾中外疑之况羣邪投間抵隙者不勝其衆于時若非潞公砥柱其間則仁宗或

不能保厥躬矣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潞公有焉

閏三月以王克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戡以文彥博親  
故改授副使

###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  
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  
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  
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逆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鉅劄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劄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漬於是流仲昌于英  
州餘各被謫有差

發明

修六塔仲昌之謀耳今而河決六塔則仲昌  
不為無罪曷為以無罪例書蓋謀之者仲昌

主之者富弼况河決亦天變之告我非人力所能  
為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可也夫何君臣之間殊  
未見更相戒飭之意而徒流仲昌置獄犴豈應變  
之道哉綱目書流仲昌而不著所坐君臣交罪之  
也

廣義

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  
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夫國用者則二

公識見亦於  
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閔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  
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  
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  
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  
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  
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  
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憲也願以太祖  
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  
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邨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  
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  
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  
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  
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間  
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

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  
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  
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  
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  
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  
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  
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  
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發明

歐陽氏曰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  
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究不作禍亂

不生難言之言人主當聞况易言之言乎盖建儲  
國家之大計不可不早為之定仁宗春秋鼎盛儲  
位久虛范鎮職當言責理合備陳仁宗不聽則已  
罷而黜之夫豈從善之道哉故書罷知諫院范鎮  
則其以無故而罷  
諫臣之意可見矣

廣義

建儲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立則懷奸蓄慝者誰無覬覦之心哉范公不

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諷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說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

范公

有馬

#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閤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關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水壞社稷其異大矣人君行逆德者必致陰沴仁宗

無其逆德而致陰沴何蓋太子社稷之本是時太子未建社稷未固故水壞社稷者得非此之應歟

仁宗但能詔求直言而不能反求諸心則是雖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災變何從而弭哉所謂人無鑿焉妖不妄作信斯言矣

廣義

范鎮諫立儲則凡言之直者無有直于此也至是又詔求直言是猶舍玉而求玉也奚可

哉

彗出紫微垣○秋八月朔日食○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墮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陞辭



亦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

###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決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

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沆遂出知應天  
沆長于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得失陰持之以軒  
輊取  
事

###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  
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  
為之語曰閱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

###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衍臨終作遺疏畧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  
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

###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侯修晨朝聚諫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

###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先後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卒，諡武襄。」

發明

杜衍卒而不具其官狄青則具其官豈厚于青而薄于衍乎徇名責實也然則青衍之優

劣判矣綱目  
之子奪嚴矣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

死者數萬人

發明

自元年至是災異多矣如大水社稷壇壞彗出紫微垣八月朔日食幽州地大震綱目備

書于冊而宋之君臣殊未見其修德應天之實而皆視為泛常恕不之顧可勝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政治之得失從可知矣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  
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  
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會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久具  
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  
寡而田有餘  
則粥如舊

廣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  
知田與民皆國之所有者韓魏公請置廣惠

倉于諸州則是因其人之田而給養其民所謂惠  
而不費者也易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  
得臣無家魏  
公其庶幾矣

##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  
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

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于是復使其臣蕭扈求致其像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莫候耳

發明 凡夷狄書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契丹之來求御容耳能求御容則是有尊敬中國之心故特進之綱目于契丹侵邊則書入境于契丹求地則書來求于契丹求通則書來聘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因其侵夏則黜之因其慕義則進之其謹內外之辨嚴上下之防審矣然來而後報禮之宜耳故又書遣報以予之

###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于進者不可勝數

王洙侍通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于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

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發明間歲舉士置明經科則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人才疊出豈不宜哉特書于冊蓋予之

也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朔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  
帝不  
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廣義

嗚呼堯舜以子不肖即傳于賢者正以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己之所得私也苟不傳賢以定之無乃啟天下後世禍亂之源乎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此也仁宗無子而貪戀厥位其私孰甚焉迹其本心是營菟裘者之不若也何是貴哉

秋八月朔日食○王堯臣卒○下溪蠻降

先是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孳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點鷲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伎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巳亥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陰扶陽降尊貶重非承天降尊朝夏之義也

發明

元旦日食非小變也仁宗未聞修已之實而徒用牲于社失禮甚焉夫社者羣陰之長日

食伐鼓所以退羣陰春秋用牲于社君子譏之今反祠而請之則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其不可也明矣綱目前書日食而用牲于社此書日食而用牲于社然則當時羣臣無敢言其非能言其非者惟劉敞一人而已帝不見聽惜哉

## 二月更榷茶法

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于征收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能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糶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禁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禹請也

#### 廣義

昔成王封微子于宋聖人定為書之一篇其公平廣大氣象至今藹然可想綱目書曰夏

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且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則是周成王復見于宋也仁宗其賢矣乎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發明

月食者陰道之虧仁宗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則其應天之變為何如哉大書特書蓋予之也

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  
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 冬十月大禘于太廟

帝將臨禘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  
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  
事虛東向之位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  
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  
上故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  
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  
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  
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  
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  
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  
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  
于河南穆修修受于种放而放受之于陳搏源流最  
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  
父之才叩門求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  
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  
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  
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  
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玩心  
高明深造曲暢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  
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

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  
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  
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  
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發明

書處士予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  
自樂于己不以孔孟之道見屈于人誠蓋之

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  
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  
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厥後卒老衡茅終身不  
仕而其名譽道德推重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  
書美

之

廣義

或曰康節當治朝而召之不至者無乃不可  
乎曰康節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其心樂乎道

無得無喪心與道俱知有道之可貴而不知有官  
爵之可榮也譬猶魚樂乎水鳥欣于木皆出自然



非由勉強然非深于道者孰能與于此哉

庚子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發明

魯人浚洙春秋譏之古之人君知民為國之本不作無益以勞民而使之耕食鑿飲無妨

農時所以百姓充足倉廩富饒而長享雍熙之治也仁宗敬天勤民之心不為無有然前書修六塔河此書鑿二股河曾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于惑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瘁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為仁宗惜也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

論高竒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己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于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于此三致意焉

發明

始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

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躡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古之聖人于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于如此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于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于熙豐其進實基于嘉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于兩者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始之初六羸豕躡躅之戒耳其謹微之意蓋深切哉

廣義

朱子綱目載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嬖妃故得居相位今文潞文忠交薦安石之賢

則君子反被其賣其奸豈林甫之可及哉書曰召者以見朝廷與一時羣賢皆被其愚又所以著其亂政之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始罔罔厥攸灼叙弗其絕詩曰維彼雨雪先集維霰皆安石之

乎謂

##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

## 歐陽脩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于前文省于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 發明

唐書何以曰新考之分注仁宗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修等刊修之故書曰新

然事增于前文省于舊積之十有七年而始成蓋亦難矣綱目特書于冊一以美帝之存心古典一以美脩等迺君于美也其與上會計錄者豈不大相懸絕哉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辛丑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發明

起復者乃金革之變禮非治世之常規無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也宋制執

事遭喪皆起復則是背禮甚矣仁宗虛位五起而富弼固辭不就君子之存心有異于人信哉特書

固辭深

予之也

廣義

大抵以道事君不以寵利移易其心者大臣之體也今鄭公以母喪去位君起之頻公辭

之固是誠不以寵利易其心而深得大臣之體者也綱目紀其年月而大書于冊者其垂訓之意至矣

## 夏四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官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

乃兩罷之旭知定

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銜數不積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普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

司馬光立朝行  
已正大和平無  
善微之可議不  
祇冠有宏諧臣



求之歷代亦不  
可多得其論曰  
總有三曰仁明  
武治道有三曰  
任官信賞必罰  
要言至理可書  
丹宸呈石萬世  
不易也

劉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  
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  
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  
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  
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  
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  
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  
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  
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  
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  
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  
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  
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  
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  
循資塗而授仕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  
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

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費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

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

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

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邁為之詞時有  
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  
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  
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  
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  
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發明

漢文二年書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綱目美之蓋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

乃其要者今仁宗乃能詔策賢良方正一舉而求  
賢聽言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欣躍感戴  
草故鼎新四海皆延丰采仁宗之德不亦善乎  
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  
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  
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  
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  
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  
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  
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  
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  
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

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罷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 發明

是時宗實居父濮王之喪仁宗將起為嗣是以命知宗正宗實固辭乞終喪制則其賢可

知矣故書固辭不拜以深予之

### 廣義

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人君之天下也昔者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未聞堯舜之

無子也特以其不肖而傳之于賢耳今也仁宗春秋既高矣嫡嗣又無矣顧乃栖栖焉不肯建儲者何哉其心以為天意若錫吾胤則日可瞑于晏駕之時所謂遺腹之植不猶愈于委裘之朝乎殊不知

知傅子傳賢皆出于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况仁宗既有遺疾之險又有猶子之賢于時不定儲貳可乎此羣賢所以深懼而力請也

壬寅 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于人未常不怒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責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發明 包拯峭直耿介公正無私是誠宋室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公勤之績耳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宴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糶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資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糶之

發明

蘇氏曰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仁宗以常平移用不足以支

凶年復詔出錢諸路助糶則其勤恤民隱之心可見矣合前後所書觀之則仁宗憂國之誠而綱目樂予之意為可見爾後之治天下者當鑒於斯

知府州折繼祖卒

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州事

癸卯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赦

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斂諸門鑰寘于前  
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  
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  
亮陰三年今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史臣曰仁宗  
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同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  
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  
濯帷帝衾稠多用繪絕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  
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  
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  
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榆情而任  
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  
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

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外蕃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廣義

大抵文勝于質史家之謬瑜不掩瑕斯為定論觀史臣呂氏之言固足以知仁宗之賢然

無罪而廢正后飾非而謫諫官是誰之過與此有識君子所以不滿于史臣呂中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太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日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杞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官省肅然

發明 太后聽政固非朝廷之令典是時英宗有疾而詔同聽政則非臨朝者比矣故書權同聽政以見非專輒之意也

###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育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過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鮮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夫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廣義

書傳曰：大臣一身百責。攸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甘辛燥濕，欲其調濟。盤結紛錯，欲其解紓。黷闇汙濁，欲其茹納。然則事之震撼擊撞，甘辛燥濕，黷闇汙濁，孰有過于此哉。今也韓呂歐陽各奮忠誠，幹乾坤于再造。復日月于既食，非曠度洪量者能如是乎。蓋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其韓呂歐陽之謂乎。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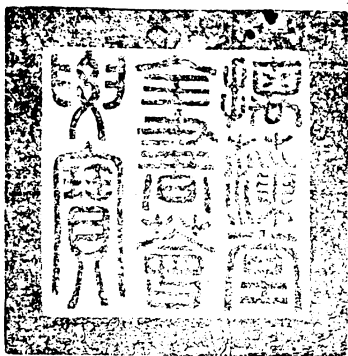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樂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尼嚕古與樞密同知蕭呼敦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院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伏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尼嚕古戰賊衆多降尼嚕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蘇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呼敦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呼敦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呼敦為樞

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喇  
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  
塔喇自外擾之其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  
漠歎曰尼嚕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  
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  
尚父進封宋王乙遜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常安